尋找另一顆石子

商子雍

題目裡提到了「另一顆石子」，與之對應的，好像應該是「這一顆石子」。

的確如此。並且，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一顆石子」指的是我們自己，而「另一顆石子」，則是指那些可以與我們相互琢磨、相互交流的人。

之所以提出這麼一個命題，是受到一句西方諺語的啓發。

諺曰：「一顆石子在磨光另一顆石子的同時，也磨光了自己。」

已經記不清是通過什麼途徑，接觸到這麼一條內涵豐富、又表述生動的西方諺語；但能夠說清楚的是，幾十年時間裡，隨着中國的開放程度雖緩慢、卻不斷擴大的進程，我對這句西方諺語的理解，逐步加深。

在這條諺語裡，「磨光」二字告訴我們，「磨」，是兩顆石子變光的重要途徑；而以石子喻人，「磨」則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的確，人是需要交流的一種高等級的社會動物，這是因爲，早期的人類，弱小而且混沌，他們要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爲自身爭取盡可能大的發展空間，以獲取盡可能多的物質和精神利益——試想，倘若缺乏交流、缺乏通過充分交流所形成的密切配合，這樣的生存和發展目標有實現的可能嗎？當然，經過許多年的發展進化，隨着科學的不斷昌明，今天的人類已經變得空前強大、空前聰慧。

不過，比起仍有衆多未解之謎，並且可以隨時展現自己巨大破壞力的大自然來說，人類依舊弱小並將繼續弱小下去，而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等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又使得人類陷入了新的、更深重的焦慮之中，遠遠不曾達到可以隨心所欲、能夠自在無憂的境界。看來，爲了能夠繼續前行，大到整個人類社會，小到每一個個體生命，交流、也就是「磨」，依舊是須臾不可或缺。

交流，也就是「磨」，貫穿着人類不斷進化的全部過程。即就是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在那種由於科技發展水平低下，不得不處於「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存環境之時，把目光投向四面八方，把腳步邁向四面八方，在盡可能大的範圍裡尋找盡可能多的交流對象、進行盡可能充分的交流，也是人類強烈而堅定的生活追求。於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類社會開始有了旅行這麼一種生活形態。當然，旅行的最初目的，可能是開拓疆土，也可能是經商貿易，但隨着人流、物流浩浩蕩蕩地來來往往，人與人的交流、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則成爲一種必然，最終的結果，誠如那句西方諺語之所云：「一顆石子在磨光另一顆石子的同時，也磨光了自己。」

旅遊是旅行的一個分支，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更高水平以後出現的新的生活形態。作爲中國人，比起前輩，我能夠生活在一個公共權力機關裡有旅遊局、社會三百六十行裡有旅行社的環境之中。當然，旅遊是休閒、是放鬆身心的吃喝玩樂、是通過暫時改變生活環境去擁抱新的生活感受。我敢說，沒有誰是爲了接受教育才去安排旅遊的。但同樣沒有誰，在走出家門、開闊眼界以後，會不在潛移默化之中得到提升。譬如，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去歐洲旅遊、二〇〇〇年第一次去朝鮮旅遊、二〇〇三年第一次去台灣旅遊，所見所聞對腦海中諸多偏見的校正甚或顚覆，眞是讓人刻骨銘心！至於在其他較近之處的旅遊，收穫更是數不勝數。漢語中有寓教於樂之說，同樣，教也可以寓於遊。所以，你的每一次向旅遊目的地的出發，不管是否意識到了，事實上，都是去尋找能夠在磨光自己的同時、也磨光別人的另一顆石子。

旅遊，眞好！

蝶戀花　　李海波攝

修道院一年

純上

域外漫筆

聖誕節後第二天，交往六年的男友突然向簡柯立思默斯（Jane Christmas）求婚。她欣喜接受以後，卻不得不推遲兩人的婚禮，因爲她早就決定入修道院過一年修女生活。暢銷書《然後有了修女》（And Then There Were Nuns）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作者是加拿大人，年過半百，離過兩次婚。她嚮往修道院生活並非因爲她是「幻聽上帝訓諭的瘋子」，作者澄清；而是因爲現代西方社會「急於將中年婦女推入退休前的昏迷狀態」，而她卻認爲此時正是女人的黃金時代：「我們大可利用現在特有的地位和自信去勇敢地冒險和發問，不必擔心不討人喜歡」。她給自己選擇的挑戰，就是探索爲什麼自己十五歲以來一直受修道院吸引卻始終沒有成爲修女。

作者的父親是英國國教信徒，母親是天主教徒，小時候家庭裡的宗教氛圍寬鬆隨意。她少女世代進入叛逆期，但也在此時對宗教提倡的簡單、謙卑、正直的美德產生了浪漫的幻想。哪怕日後通俗文化中有關教會的歪曲形象氾濫，她仍然覺得信仰不是放棄思想，而是心靈、思想和精神的擴展，是一種靈魂的冒險。

在訂婚又解除婚約後的一年中，作者先後進入四個修道院，和修女、修士朝夕相處，有時享受、有時卻又牴觸那裡沉默、簡單的生活。最初進入英國國教修道院時，她不習慣的地方很多：房間沒有鎖，每天的日程安排緊湊、嚴格，不能隨便說話，不能隨意延長休息時間。她發現自己雖然不必爲家務操心，但總是心存疑慮，好像忘了什麼事情一樣。某次的修行還讓她回想起早年遭到強暴的經歷。

離開第一個修道院後，作者發現自己身上的變化：她不再在乎外表，不再愛購物，過去活潑的性格彷彿也變平淡了。後來她意識到，這是因爲以往封緘的創傷性記憶被重新打開，她對未來充滿了焦慮。帶着這樣的包袱，她繼續探索，分別在只有八位男修士的修道院和一個天主教女修道院停留了一周。

她最後進的英國國教修道院比較現代：修女們讓她幫着用電腦整理檔案、文件，她每周可以出門休閒一天。但她還是時常感到格格不入。譬如，每次打掃餐桌時，殘羹剩飯要用分類垃圾箱，掃下的麵包屑餵鳥，其餘的剩飯則餵驢。還有，早餐可以吃麥片、水果或多士麵包，但三者都食用會被認爲貪婪鄙俗。修道院很冷，只有在禮拜堂才有暖意。到後來，她看到茶點中偶而有巧克力餅乾就覺得無上幸福了。在這樣樸素到近乎嚴酷的環境中，作者卻找到了內心的寧靜，也能寬恕當年的施暴者了。但她同時也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要求絕對沉默、絕對順從的修道生活。她說自己內心的「造反派」總是催促她去尋找一個值得爲之奮鬥的目標。

一年探險結束後，她成爲某個修道院的外圍成員。六個月後，她和未婚夫結婚。離開修道院的以後幾年裡，她積極參與草根運動，呼籲英國教會接納女主教，提倡同性戀和女人在教會中也能享有和他人平等的地位。回顧一年的修道院經歷，作者說，「有時離開塵世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正是這一年的生活幫助她走出被強暴後的恥辱和自我責備的陰影，原諒了自己。也正因爲這一年，她更深理解了自己和教會的關係，從強大的宗教組織手中奪回了自己的部分權力。

「於今絕矣」「鄉味美」

黃　元

飲食男女

我國古代有四大美味魚：洛水鯉魚、伊水魴魚、松江鱸魚、長江鰣魚。魚之四美，前三者馳名較早，北魏時期，都城洛邑即有「洛（水）鯉伊（水）魴，貴如牛羊」之說；松江鱸魚，西晉文學家張翰「蓴鱸之思」的故事，亦早成家喻戶曉之美談。

成名稍晚之鰣魚，其實早在漢代就已經成爲筵席上的珍饈了。東漢名士嚴子陵，難捨富春江垂釣之趣、鰣魚之美，婉拒漢光武帝劉秀的徵召，挈妻攜子，隱居富春江畔，耕作垂釣、終老林泉，傳爲千古佳話，鰣魚從此名滿天下。但是它進入文人視野，成爲騷人墨客吟詠對象，則是宋以後之事了。

鰣魚爲長江、錢塘江、珠江諸水系下游名貴魚種，其中以長江鰣魚最爲鮮美，位居長江四鮮之首。長江四鮮排序依次爲：鰣魚、鮰魚、刀魚與銀魚。有人以古代四大美女擬之，順次爲西施、楊貴妃、趙飛燕與貂蟬。鰣魚肉嫩味美、滑溜細膩、肥腴醇厚，爲文人墨客所津津樂道——

「九曲池頭三月三，柳毵毵。香塵撲馬噴金銜，涴春衫。苦筍鰣魚鄉味美，夢江南。閶門煙水晚風恬，落歸帆。」（賀鑄：《夢江南（太平時）》）後片描寫蘇州水鄉暮春晚風恬靜，歸舟緩緩、落帆悠悠的淡雅風情，抒發江南「鄉味美」的思鄉之情。

「江南酒，何處味偏濃。醉卧春風深巷裡，曉尋香旆小橋東。竹葉滿金鐘。　檀板醉，人面粉生紅。青杏黃梅朱閣上，鰣魚苦筍玉盤中。酩酊任愁攻。」（王琪：《望江南》）此詞中的「鰣魚苦筍」，非羈旅思歸之「鄉味」，而是酒筵上的餚饌，時尚下酒之物。

此外，蘇軾、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諸人，也都寫過讚美鰣魚獨特風味的詩。「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王安石：《後元豐行》）「荻筍鰣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杯盤。」（歐陽修：《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四月鰣魚逐浪花，漁舟出沒浪爲家。」（梅堯臣：《鰣魚》）

詠鰣魚詩最膾炙人口者當推蘇軾之作。他稱鰣魚爲「惜鱗魚」、「南國絕色之佳」，對它的鍾愛勝過了《赤壁賦》裡提及的鱸魚：「芽薑紫醋炙鰣魚，雪碗擎來二尺餘。尚有桃花春氣在，此中風味勝蓴鱸。」此詩不僅寫出了鰣魚的肥腴醇厚，也寫了鰣魚的烹調方法、所用佐料（薑、醋），不啻是一道有韻的菜譜了。

鰣魚之「鰣」爲會意字，其義由構字部件合成，表「其出有時」、來去定時：「（鰣魚）年年初夏時則出，餘月不復有也，故名。」（甯原：《食鑒本草》）「（鰣魚）初夏則有，餘月則無。」（李時珍：《本草綱目》）這是一種江海洄游型魚類，每年初夏由海溯游入江河淡水中產卵；生殖後的親魚仍返游海中，幼魚進入支流、湖泊覓食，九、十月間降河入海。

童嶽薦《調鼎集》：「（鰣魚）性愛鱗，一與網值，帖然不動，護其鱗也。起水即死，性最烈也。」鰣魚是魚中貴族，雍容華貴、典雅高潔。清代謝墉詩云：「網得西施國色眞，詩云南國有佳人。朝潮拍岸鱗浮玉，夜月寒光尾掉銀。」將鰣魚比作盤中西施，銀白修長，形色秀美，脂肪凝於鱗甲間，足見鰣魚身價之高。

因爲鰣魚「起水即死」，品嘗鰣魚當以去江上現捕現食爲佳，一如上海人之食螃蟹，跑到陽澄湖去一般。明清乃至民國時期，吃鰣魚講究的是泛舟江心。清初嶺南詩人屈大均詩云：「亂鍋鳴時春雪消，鰣魚爭上九江潮。自攜燴具過漁父，雙槳如飛不用招。」述說帶上炊具，約同江上捕漁人，出沒風波之中，舉槳捕鰣嘗鮮。

鰣魚雖肥嫩，然細刺太多，食時須特別留神。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中稱平生有三大憾事：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未完。她之所言實有所本——宋彭淵材平生有五恨：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五恨缺少根據，其實曾鞏亦能詩，只是遠遜於其古文罷了。

鰣魚價格昂貴，非小戶人家所能品嘗，所謂「甘肥不入罟師（捕漁人）口」（梅堯臣）是也。清人陸以《冷廬雜記》：「杭州鰣魚初出時，豪貴爭以餉遺，價值貴，寒不得食也。凡賓宴，魚例處後，獨鰣先登。」另一清人黎士巨集《仁恕堂筆記》：「鰣魚初出時，率千錢一尾，非達官巨賈，不得沾箸。」

但是常熟濱臨長江，有滸浦、福山等處漁港，是鰣魚上岸之地，有上門送售鰣魚者，想來價格不會太高，即便小戶人家，亦能一品鰣魚至味的。姚文起《支川竹枝詞》：「時物攜來巨鎭消，冰鮮海上不停挑。牙郎食譜家家熟，一霎鰣魚盡百條。」詞下小註：「海上販魚者謂之挑鮮，鰣魚則各家送售，盡多必罄。」

直至明清之交，詩人們沒停止過對鰣魚的讚美。鄭板橋：「江南鮮筍趁鰣魚，爛煮春風三月初。吩咐廚人休斫盡，清光留此照攤書。」臧穀：「小東門外市聲嘩，走遍長街日已斜。櫻筍鰣魚都賣過，一聲聲喊大西瓜。」郭士璟：「約指櫻桃熟始回，蜀岡一上一徘徊。爲甚郎挑絲網去，鰣魚不見江邊來。」

儘管歷經明清「鰣貢」的摧殘，鰣魚卻跨越千年時空，歷盡風雨劫難，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衍生息，延續下來，一九七七年長江鰣魚年產量仍達一百五十七萬公斤，售價每公斤八百元。但是近三十年間，由於長江切斷了鰣魚產卵、索餌的洄游通道，加以水體污染與狂捕濫撈，鰣魚天然資源急劇減少，一九八六年年產量僅爲一點二萬公斤，本世紀初更下降至五百公斤，可說已經瀕臨滅絕！

賀方回津津樂道的「苦筍鰣魚鄉味美」，如今已經難覓其蹤。一千八百年前，嵇康反對司馬氏政權被判死刑；臨刑顧視日影慷慨悲歌：「《廣陵散》於今絕矣。」套用一句：「於今絕矣」「鄉味美」！

賽里木湖　　（攝影）方珂珺

追本溯源「殺威棒」

陸茂清

文史叢譚

上初中後慕名借閱的第一本小說是《水滸傳》，也就第一次「認識」了「殺威棒」。那是林沖遭高俅陷害發配滄州牢城營聽候點視時，有一般罪人對林沖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

又，林沖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

梁山好漢遭遇殺威棒的不止林沖一個，還有武松爲兄報仇殺了西門慶、潘金蓮、王婆發配孟州牢城，管營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

再有宋江發往江州府接受點視，管營說道：「這個新配到的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吃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起去背起來。」

由此可知，這殺威棒，是專門打那新收監犯人的。

傳統的印象，大凡犯人，都是些兇狠強悍桀驁不馴之徒，進監牢時先一頓狠狠棒打，直打得「七死八活」，目的在於給新犯人厲害嘗嘗，殺殺他的氣焰、威風，警告他服帖順從，老老實實接受監管，所以叫做「殺威棒」。

《水滸傳》中再三提及，殺威棒是「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舊制」，看來查無實據。一則，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的年號、尊號、謚號中，都沒有「武德」一詞，「太祖武德皇帝」查無此人；二則，就算是宋太祖吧，經瀏覽《宋史・太祖本紀》、《宋史・刑法志》，內中也無「殺威棒」之制，只有脊杖、臀杖。由此推斷，殺威棒並非宋朝規定的刑法，很可能是某個膽大妄爲的管營，但以爲天高皇帝遠，自行其事定下的「土政策」，竟然還成了「經驗」，推而廣之成了行內——各地牢營不成文的「規矩」。

也因此從《水滸傳》看來，施行殺威棒的權限在管營。管營，相當於現在的監獄長，有權決定打與不打殺，打輕還是打重。

其實，在施耐庵前的文人筆下，先已出現過殺威棒，如元代戲曲家關漢卿的《蝴蝶夢》第三折：「別過枷梢來，打三下殺威棒。」再如另一位元曲作家李致遠的《還牢末》第二折：「舊規犯人入牢，先吃三十殺威棒。」

後人也拾來應用，明・馮夢龍《醒世恆言》第三十七卷：「說聲未畢，韋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百殺威棒，打得個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再有清・鴛湖漁叟《說唐》第七回：「凡有解到罪人，先打一百殺威棍，十人解進，九死一生。」現代作家沈從文的小說《新與舊》中亦有：「尤其是那四十下殺威棍，對於一個劊子手似乎更有意義。」

如今，對付新收監犯人的殺威棒，似乎不會再現。但顯示自己威力、懾服他人的原意並無多大改變，且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媒體上屢見不鮮，如：「中國足協高舉殺威棒　連開五張重磅罰單。」「殺威棒擊退少年習武夢，教練出手理直氣壯。」「花樣面試成應屆生的殺威棒。」「面對頻頻襲來的殺威棒，股民最好能躲就躲。」

「五四」時代傑出新詩

陳雲庵

文化經緯

五　胡適

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安徽績溪人（生於上海）。是中國現代白話詩（新詩）的開創者之一。他的《嘗試集》是中國現代第一本白話詩集。他一九一八年二月寫的《烏鴉》，是他頗具代表性的一首詩作，詩是這樣的：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
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歡
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
裡又寒又飢。——
我不能帶着鞘兒，翁翁央
央的替人家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
，賺一把黃小米！

這首詩作者刻畫了一隻不肯向人家討好，不甘被人束縛的老鴉形象，並以此處比，用第一人稱「我」——老鴉的自述，抒發了自己反對封建束縛，要求個性解放，追求人格獨立的思想情緒。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烏鴉是一種不祥的徵兆，詩人以此自比，本身就體現了一定的反封建意味。詩的這種意識，受到思想進步人士的好評，使詩作在社會上立了腳。

其次，詩人在音節上作了巧妙安排。在（一）的四句中，有三句末字用仄聲的「起」、「利」、「喜」；而（二）的四句中，有三句末字用平聲的「棲」、「飢」、「飛」，平仄互押，讀來抑揚頓挫，和諧。

第三，巧用雙聲疊韻：「啞啞」、「呢呢喃喃」、「翁翁央央」，讀來感到活潑動聽，較好地體現了白話新詩自然自由的特點。

六　郭沫若

郭沫若（一八九二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四川樂山人。中國新詩的奠基者之一。有詩集《女神》等。他的《爐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該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該不嫌我黑奴鹵莽？
要我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樣的心腸。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棟樑，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總得重見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我常常
思念我的故鄉，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詩人這首作品，寫於在日本留學期間，詩有副題——眷戀祖國的情緒。在詩中，作者把祖國比作自己熱戀的「年青的女郎」，而自己，正如一塊爲了自己的所愛而燃燒的煤——具有黑的顏色和火的內涵。比喻得新鮮巧妙，使詩作在短短二十行裡，傳達了極爲豐富的情緒和深刻的內容，充分抒發了對祖國的熱愛和獻身祖國的決心。主題極佳，是愛國詩篇。

這首詩用傳統詩的筆法——押韻。在每節的一、三、五句末字均用韻，讀來鏗鏘流暢，詩的首、尾兩節重唱的句子：「我爲我心愛的人兒，燃到了這般模樣！」是全詩的點題之筆，它的反覆，不僅把詩歌的感情推向了高潮，而且，造成了纏綿悱惻的藝術效果，使詩歌更富感染力。整首詩的結構，可以看出詩人是花了大力的。

（中）